

國學小叢書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謝晉青著

國學小學叢書

著者 謝晉青
編輯主幹 王岫廬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FEMINISM IN SHIH CHING

By

SIEH TSIN TS'ING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March, 1924

3d ed., Jan., 1927

Price :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回國學小叢書詩經之女性的研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謝晉青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岫廬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目次

一 緒論

一一一

中國史乘和社會史——詩人底社會描寫——平民化的藝術——中國文藝問題和社會問題底聖經——孔子編輯的文藝大觀——詩底發生和其意義——詩人底人格——孔子限制談詩——公平的評判——孔子底詩經價值觀——謬認詩底效用——通論和分論——淫字底真意義——思無邪——放鄭聲底新解——詩是民間底無名詩人謳歌自然抒寫性情的——注釋家底附會穿鑿——社會的時代產兒和歷史的機械記載——社會背景——思想和人生——美刺問題——詩人底天職——本文底任務和主張

二 周南召南

一一一三〇

寫戀愛問題的：關雎，漢廣，卷耳，汝墳，野有死麕，草蟲，殷其雷——寫女性美或其生活的：葛覃，蟋蟀，采芣，采芣，小星，何彼穠矣——寫婚姻問題的：標有梅，行露——寫男性失戀的：江有汜

三 邶風

三〇—四七

寫女性失戀的：柏舟，綠衣，日月，終風，谷風——寫母性愛的：燕燕，凱風——寫戀愛問題的：雄雉，匏有苦葉，靜女——寫女性底特殊生活的：泉水——寫婚姻問題的：新臺——

四 鄘風

四七—五七

寫婚姻問題的：柏舟（拒父母之命），君子偕老（淑女遇惡夫）——寫醜惡家庭的：牆有茨——寫自由戀愛問題的：桑中，蟋蟀——寫閨少誘惑女性的：干旄——寫女性底特殊生活的：載馳

五 衛風

五七—六六

寫貴婦人底女性美的：碩人——寫女性失戀的：氓——寫戀愛問題的：伯兮，木瓜——寫女性底特殊生活的：竹竿，河廣——寫再醮問題的：有狐

六 王風

六六—七三

寫戀愛問題的：君子于役（婦女思征夫），君子陽陽（兩性和諧），采葛（相思），大車（抒情）——寫貧女生活痛苦的中谷有蓷

七 鄭風

七三—八七

將仲子，遵大路，女曰鷄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蓍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全部爲戀愛詩）

八 齊風至秦風

八七—九五

齊風——寫婚姻禮制的：著——寫戀愛的：東方之日——攻擊某貴婦人底行動的：南山，敝笱，載驅

魏風——寫婦功的：葛屨

唐風——寫新婚之樂的：綢繆（婚姻問題）——寫婦女思征夫的：葛生（戀愛詩）

秦風——戀愛詩：晨風

九 陳風以下

九五——一〇五

陳風——寫婦女習俗的：宛丘——戀愛詩：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攻擊貴婦人的：株林

檜風——

曹風——

豳風——寫農婦生活的：七月

十 結論

一〇五——一一八

國風類別統計表——人生的詩和書禮易春秋——地域區別——國風底背影——國風和其民族性底關係——人爲的影響——文藝和歷史文化

疆域政俗生計底關係——二南和旦奭二大少爺——邶鄘衛底歷史——
王風和周風——都會和文藝思潮——鄭齊二國底男女關係底進化——
魏和唐——唐風底評價——秦風夏聲——陳太姬底歌舞遺風——檜曹
之風無女性——周公旦粉飾豳風——太師底詩舊第和分類——無風之國
——孔子周遊地之風和其祖國之風——國風底文學的生命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一 緒論

中國史乘，自來只有帝王貴族和英雄豪傑底傳述，而無普遍社會底描寫；因爲中國史家，多半都是受着帝王等豢養的奴隸式的官吏，彼輩幸能列身顯貴，熱中於利祿，那麼，他底史家天職，當然只要頌揚帝王貴族，崇拜英雄豪傑，而不必計及何者爲普遍社會了。就如那很有名的史家司馬遷，他底不怕強權，也只是批評帝王底大胆，而對於當代社會底實況，亦並沒有如何底注意。所以我以爲能夠真切描寫古代社會情況的，只有那些放情無忌的高尙詩人。說到古代詩人底作品，那詩經三百篇，總算是中國最古最美最完備的唯一詩集了。固然，三百篇中，也有很多——如雅，頌——是純官式或半官式的無聊機械的劣品，但十五國風，却實實在在多是很自然很活潑很真摯很普遍的平

民化的優美作品，而爲研究古代文藝問題和古代社會問題——尤其是古代婦女問題——者底唯一的聖經呀！這倒不是因爲詩經底編輯主任，是一位大成至聖的先師孔子；可是，能把當時交通不便利國俗不相同而各有優異的列國文學，輯成一部空前絕後的『文藝大觀』，那麼，他老先生底『三月無君大恐慌，一車兩馬跑四方』的附帶蒐集，的確也算一種至偉大的成績呀！

詩是人間性情的自然的表現，無論什麼人，只要他是天真瀾漫，性情活潑的，有了意思，自然就會寫出來；所謂『詩言志』就是這個意義。朱晦菴在詩經傳序上，有幾句，說得滿好。他說：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不過古來學者常常把詩人底人格看差了，以爲高尙純潔的詩人也和『玩物喪志』的功利派文人一樣，說出話來，一定不當和普通入相同；因而不是把普遍真摯的作品，看得太低了，就是故作神祕的看得太高了；看低了固然是不對，但看高了，也是同樣失却詩人底本意。這種毛病，不要說別人，就是詩經底原編輯人孔老先生，也未能免——前面所引的詩集傳序，只是斷章取義底一段，其實朱先生底錯誤，更是指不勝計；此事俟後再說。論語裏有兩段孔子談詩底話如左：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底高足，前後大小三千多人，何以可與言詩者，只有這麼兩位？這不是他老先生，把普遍真摯的作品，看得太高而太神祕了麼？論語一書裏，記述評詩底文字，很不在少數，可是我覺得最公平的，只有下列的一句：『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編輯詩經，在孔子算是一生極得意的事業，所以他每次讀到詩經，不由得，就大吹大擂的演說起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這段話，總算是吹得十足了。可是我們若平心靜氣地冷然一想，却不免就要發笑了。興，觀，羣，怨，的確是別有見地，令人十分佩服；但事父事君底話，究竟從何說起呢？至于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那更是驢唇不對馬嘴；試問詩人作詩，

若只是爲使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那他何如代人編幾部本草綱目或動物學大辭典呢？還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興於詩云云，還和前引的興觀羣怨，是一致的宗旨，沒有什麼可說。教子一幕，他竟把詩教當作說話底工具了。誦詩授政一章，簡直是莫明其妙。詩與政，究竟有什麼相干？這真是利令智昏！他老先生底做官熱度，於此也可見一斑了。

以上所引的，差不多是孔子詩學通論底大旨，另外還有關於分論的話，我再找兩段出來看看：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關雎不淫和鄭聲淫底淫字，究竟當如何解說？若照說文所說『浸淫隨

理也』或『久雨曰淫』之言來解釋，使這一部古代文藝大觀的詩經，仍舊完全無缺，那就百無話說。不然，若依什麼『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底話去解；那

麼，老實不客氣，我們可就要跑到大成殿，去興問罪之師了。既然是『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那怎麼還又會鄭聲淫了呢？況且淫逸之淫，在說文

上，還另有女旁的淫字；可見得鄭聲淫這一句話，孔子斷不會頭腦不清自相矛

盾，當作一件不正當的事去看的。因此，我又想把放鄭聲底放字，解作放情而

歌，南北放門，婦女放足，放於利而行，或堯典放勳之放，而不願彼當作放逐放棄

去解了。可是，我知道我說這幾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話，那些自命衛道之士的

僞君子，又要在那里，腫脹着臉，頓足發怒呢。

中國人最荒謬的思想，就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他因爲以研究學問，和做官是互爲因果的；所以舉國之人，都以置身顯貴，爲人生最高的目的了。因此，人人都會穿鑿附會的，贊揚貴族，歌頌聖朝。凡社會上有一種美事，不問符合不符合，他都硬拉硬湊，說彼和聖朝貴族有關。卽如國風之詩，明明多是民間無名詩人，謳歌自然，抒寫性情的遺跡；而一般解經家，却偏要拿來向什麼文王武王底歷史陳跡上硬安，顯出生吃活剝的樣子，使人失笑。這種毛病，不管是毛也罷，鄭也罷，齊魯韓也罷，以至于後之無量數的訓詁考據註釋家也罷，差不多是人人共同必犯之病。所以毛詩序，開口就說：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上下而正夫婦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這全是一篇狐話。那位朱先生，更加荒謬了，他在詩集傳裏，竟大胆寫上一段說：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嬀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彼輩不明白詩，是社會的時代產兒，而不是歷史的機械記載。詩之背影所表現的，雖有時代，然而並不可以普通史家底年代去範圍他。這正如社會學中所述，只有圖騰社會和宗法社會底順序，斷不能說紀元前若干年月爲圖騰社會，又若干年月爲宗法社會呀！由此，我們就可以說，詩經之詩，大概所寫的，都是周代初中葉或周代以前底社會背影；若是不顧頭青眼腫的，硬指某詩

是某時某人所作，或代某時某人而作，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孔子是編詩之人，而且他對於有周一代，又是拼命捧場的；若是果有根據，他還不老早就在每詩之前，大書而特書曰：此詩是某公某王某后所作，或此詩爲代某公某王某后而作麼？然而他對於關雎一詩，始終只有一個抽象的評判，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什麼后妃之德，什麼王者之風，什麼繫之周公，什麼周之文王，生有什麼德；這都是哪里來的話？

其實，關雎一詩，最通俗而詩格最純潔；就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和『參差荇菜，左右口之』那幾句描寫自然世界底話而論，我可以說，非日日接觸自然世界的民間詩人，絕對不能寫出。不要說是什麼生活齷齪的宮中臭人，就是膏梁文繡的貴族王后，也是絕對不會發生這種高尚純潔思想的。你看歌大風底漢高，說不說，還能不脫些草澤之氣；趕到武帝作秋風辭，那簡直就活現出一個樂極生悲的紈袴公子了。思想與人生之不相離，那真是毫釐絲忽都